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一

唐恪 李邦彥 余深 薛昂

吳敏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王寓附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

泣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爲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爲君累恪曰吾爲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獲盜知榆次縣豪子雄於鄉萃逋庇姦不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之悟而自悔折節爲長者最聞擢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運判官大觀中牂牁內附召爲屯田員外郎持節招納夷人夷始恟疑衆中以逆恪盡去兵衛從數十卒單行夷望見懽呼

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遼使還言河北邊脩弛廢宜及今無事以時治之徽宗壯之曰非卿誰宜爲者命爲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眞龍圖閣知梓州歷五年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緩急滄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嘉獎乃上疏請暫免保甲

保馬呈閱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之民未報
悉便宜罷行之民大悅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
部侍郎京師暴雨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
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
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
決金隄注之河決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
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
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

戒宣和初遷尚書帝許以二府爲宰相王黼所陷罷知
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歷陽擾民踰制提舉鴻慶宮五年
起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以延康
殿學士知潭州請往錢塘掃墓然後之官遂改杭州靖
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彥薦之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
中書侍郎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於欽宗曰草
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
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道君之心哉

京攸黼貫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道君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且用近比除子璟直祕閣力辭之八月進拜少宰兼中書侍郎帝注禮之甚渥然恪爲相無濟時大略金騎再來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既行於是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於帝曰唐自天

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
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
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杲入見
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幡然
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桌門下侍郎恪
計不用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
御史胡舜陟繼劾其罪謂恪之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
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

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罷桌代爲相京城不守車駕至金帥營恪曰計失矣一入將不得還既而還宮恪迎拜道左請入覲桌不可二年正月復幸恪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入城取推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游河東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彥有所營置浦亦罷工與爲之且復資給其行由是邦彥聲譽奕奕入補太學

生大觀二年上舍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試符寶郎邦
彥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
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辭曲人爭傳
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縱無檢罷符寶郎復爲校
書郎俄以吏部員外郎領儀禮局出知河陽召爲起居
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承旨宣和三年拜尚書右丞五年轉左丞浦死贈龍圖
閣直學士謚曰宣簡邦彥起復與王黼不協廼陰結蔡

攸梁師成等讒黼罷之明年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
趨諂克位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爲龍
德宮使升太宰知衆議不與外患日偪抗疏丐宮祠金
人既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太學
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
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梈之徒爲社稷之賊請斥之邦
彥退朝羣指而大詬且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廼以特
進觀文殿學士克太一宮使不旬日吳敏爲之請復起

爲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
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
副使潯州安置方蔡京王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入政
府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逸其事因附著
於此云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爲太常博
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員外郎拜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
試辟雍司業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懷素獄事連

蔡京與開封尹林攄曲爲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焚之
京遂力引深與攄驟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拜
尚書左丞三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既致
仕身不自安累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政和
二年京復赴都堂治事於是深復入爲門下侍郎七年
拜少宰宣和元年爲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
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徽宗不悅
遂請罷出爲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進

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深諂附蔡京結爲死黨京姦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爲首攄次之言者累章劾深深益懼丐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以渡江恩赦還鄉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罷徽猷閣待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崇寧初歷太學博士校書郎著作佐郎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郎改中書舍

人兼侍讀升給事中兼大司成昂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常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拜翰林學士以不稱職改刑部尚書轉兵部大觀三年拜尚書左丞明年請補外出知江寧徙河南久之提舉嵩山崇福宮政和三年蔡京復用事昂復自尚書右丞爲左丞遷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克資政殿大學士知應王府昂與余深林攄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

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杭州軍亂昂不請命領州事責徽州居住昂主王氏學嘗在安石坐圍碁賭詩局敗昂不能作安石代之時人以爲笑云

吳敏字元中

缺

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

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祕書省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

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繇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敏爲蔡京所引鄭居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銜之坐駁盜當死者罷爲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爲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上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尚書李梈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

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柅
遂罷行皇太子除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敏因奏對得請
遂薦李綱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
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彥
語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既畫計當
從陛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
曰不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既立上
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爲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

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紛爭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芘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尹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丐宮祠乃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於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瀛州司理參軍大名縣主簿歷祕書省著作郎政和間天下爭言瑞

應廷臣輒箋表賀徽宗觀所作稱爲奇才他日特出制
詔三題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後批可中書舍人未幾自
祕書少監除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開封邏卒夜跡盜
盜脫去民有驚出與卒遇縛以爲盜民訟諸府不勝考
掠之慘遂誣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寃狀即出民抵吏罪
有徐禋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奏遣禋措置
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寶貨禋圖繪阡冶增舊幾十
倍且請開洪州嚴陽山阡迫有司承歲額數十兩其所

烹煉寶得鉢兩而已。禪術窮乃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之寶器乞歸書藝局。京主其言。安中獨論禪欺上擾下。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禪竟得罪。時上方鄉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寅緣關通。安中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事。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

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
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宣和元年拜尚書右丞三年
爲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
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
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
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藥師愈驕俄加檢校少保改少
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
覺爲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

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宣
言曰金人欲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奏
其言因力求罷藥師自是解體金人終以是啓釁安中
以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召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
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
締合王黼童貫及不幾察郭藥師叛命罷爲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責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
司南京隨州居住又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

即位內徙道州尋放自便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幾卒年五十九安中爲文豐潤敏拔尤工四六之製徽宗嘗宴睿謨殿命安中賦詩百韻以紀其事詩成賞歎不已令大書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傳于世

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第崇寧二年以軍器監主簿言事稱旨擢庫部員外郎改光祿少卿出察訪陝西還顯謨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府事浩穰訟者株蔓

千餘人縲繫滿獄襄晝夜決遣四旬俱盡又閱月獄再
空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出知杭州未至改海州
又改應天府徙鄆州召爲禮部尚書移兵部出知潁州
改永興軍蒲城妖賊王寧適同姓名請更名宓爲左司
諫石公弼所劾徙汝州俄奪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大
觀三年以集賢殿修撰知潭州改兵部侍郎使高麗還
對稱旨詔賜名襄歷工部吏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
坐薦引近侍以延康殿學士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

信落職提舉嵩山崇福宮久之起知郢州復學士秩尋
加資政殿學士徙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提舉崇
福宮宣和六年起爲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爲西道都總
管張杲副之高宗開大元帥府襄以所部兵會于虞城
縣即位命襄知河南府襄初與趙野分總西北道諸軍
金人圍京師徵兵入援二人故迂道宿留至是降寧遠
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

大司成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宣和七年拜尚書右丞升左丞靖康初爲門下侍郎徽宗東幸詔野爲行宮奉迎使以左司諫陳公輔言罷野行出爲北道都總管顏岐副之已而落職提舉嵩山崇福宮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爲宣府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旣責野亦降安遠

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建炎元年復起知密州時盜賊充斥山東車駕如淮南命令阻絕野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攜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爲主野不能應遂見殺家屬悉爲賊所分唯子學老得免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詞學兼茂科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

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痕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
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
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畧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
輿出入塵陌之中郊垌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塗之言
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爲帝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
歸又云輿飾可辨而辟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
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
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

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園不禁衛士
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俚語有之盜
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况今革冗員斥濫奉去浮屠
誅胥吏虫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
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發蠱蠱之毒奮獸窮之計
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
可不戒哉臣願陛下身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昊
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

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陞陵夷民生姦望不猶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

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
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
言遂編管郴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
廼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
弗恤也處郴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意靖
康元年召爲監察御史守殿中侍御史除左諫議大夫
御史中丞不旬日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
免簽書金人圍汴都要親王大臣出盟輔與尚書左丞

馮澥出使粘罕軍康王開元帥府於相州金人請欽宗
詔召之乃遣輔往迓至曹州不見而復遂從二帝留金
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昌不從康王次南
京邦昌遣輔來見康王即位輔仍舊職未幾卒詔厚恤
其家

耿南仲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徙
西路改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荆湖
江西兩路轉運副使入爲戶部員外郎辟雍司業坐事

罷知衢州政和二年以禮部員外郎爲太子右庶子改
定王嘉王侍讀俄試太子詹事徽猷閣直學士改寶文
閣直學士在東宮十年欽宗辭內禪得疾出卧福寧殿
宰相百官班候日暮不敢退李邦彥曰皇太子素親耿
南仲可召之入南仲與吳敏至殿中侍疾明日帝即位
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帝以南
仲東宮舊臣禮重之賜宅一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
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三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

仲與吳玠堅欲割地康王使軍前請南仲偕帝以其老命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代行金人次洛陽不復言三鎮直請畫河爲界於是議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上大怒令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居已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擯斥不附已者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爲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在相州南仲偕金使王訥往衛州鄉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

獨趣衛衛人不納走相州以上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
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二帝北行南仲
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既即位薄南仲爲人因其請老
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延禧以龍圖閣
直學士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詔鑄學士
秩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臨江軍居住御史中丞
張澂又言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師潰蓋不恤國
事用此報讐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

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
觀文殿大學士

王寓字元忠江州人父易簡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寓
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度支員外郎兼充編修官國子司
業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兼蕃衍宅直講欽宗立以
給事中命兼邇英殿經筵侍講轉吏部侍郎升禮部尚
書翰林學士康王之使金也以寓爲尚書左丞副之寓
憚行假夢兆丐免易簡亦上書以請上震怒追毀左丞

命降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并易簡宮祠黜之建炎四年賊馬進破江州易簡等三百人俱被害

論曰三代之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爾漢唐末世朋黨相礪小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浸微浸滅未有純用小人至於主辱國播如宋中葉之烈也蔡京以紹述爲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箱下錮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褫京柄權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烏喙也庸愈哉當是時王

蔡二黨階京者比京締黼者右黼援麗省臺迭相指噉
徼功挑患汴洛既震則恒縮無策苟生句和彼邦彥安
中深敏輩誤國之罪當正其僇而欽高二君徒從竄典
信失刑矣恪既預推戴署狀乃死無足贖者輔以小臣
廟上面譙大臣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二

何臬 孫傳 陳過庭 張叔夜

聶昌 張閣 張近 鄭僅

宇文昌齡

子常

許幾 程之邵

龔原 崔公度 蒲白

何臬字文顯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祕書省校書郎踰年提舉京畿學士召為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徽宗數從咨訪欲付以言責或論臬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出知遂寧府已而留為御史中丞論王黼姦邪專橫十五罪黼既抗章請去而猶豫未決臬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臬亦以徽猷閣待制知秦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閱月為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會王雲使金帥幹離不

軍還言金人怒割三鎮緩却禮幣弗納曰兼旬使不至則再舉兵於是百官議從其請梟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況金人變詐罔測安能保必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宰相主割議梟論辨不已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豈為父母意哉帝頗悟梟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趙野張叔夜領之兵既響應而唐恪耿南仲聶昌信和議相與謀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使金人聞之奈何亟檄止之梟

解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傳城
下帝罷恪相而拜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
三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臬建議請以為元
帥密草詔藁上之乃以康王充天下兵馬大元帥陳遘
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京城失守從幸金
帥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臬李若水
毋得預議既陷逆廷臬仰天大慟不食而死年三十九
建炎初詔以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使祿其家

計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議者指其誤國不行秦檜自北還具道其死時狀乃改贈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孫傳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為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時蔡脩為尚書傳為言天下事勸其亟有所建不然必敗脩不能用遷祕書少監至中書舍人宣和末高麗入貢使者所過調夫治舟騷然煩費傳言索民力以妨農功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謂其所論同蘇軾奏貶蘄州安置給事

中許翰以為傳論議雖偶與軾合意亦亡他以職論事而責之過矣翰亦罷去靖康元年召為給事中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傳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姦時謂名言十一月拜尚書右丞俄改同知樞密院金人圍都城傳日夜親當矢石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是人中訪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

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
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
有武臣欲為偏裨京不許曰君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
死恐為吾累其誕妄類此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
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臬
尤尊信傾心待之或上書見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
者政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
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敵中瑣

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
使出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
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梟數趣
之徙期再三乃啓宣化門出戒守陴者悉下城無得竊
覘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
退墮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叔夜曰須
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二年
正月欽宗詣金帥營以傳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帝兼

旬不返傳屢貽書請之及廢立檄至傳大慟曰吾惟知
吾君可帝中國爾苟立異姓吾當死之金人來索太上
帝后諸王妃主傳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
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
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
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
承其事者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
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傳寓

直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邪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益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徇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出至南薰門范瑀力止之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是夕宿門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於朔廷紹興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定

陳過庭字賓玉越州山陰人中進士第為館陶主簿澶

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國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其才薦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初名揚庭辭日徽宗改賜今名時人或傳契丹主苦風痺又箭損一目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以邊備為念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纔七日遷禮部侍郎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

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迂讎陷以不舉劾之罪罷知
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
欽宗立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
在道除中丞初入見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意盡
言於是節度使范訥丐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
建旄鉞者多不由勲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
如訥例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
可斬之罪七竄諸嶺表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

議遣大臣割兩河與金耿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過庭
曰主憂臣辱願効死帝為揮涕歎息固遣南仲昌及城
陷過庭亦以金人拘之軍中因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
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肅

張叔夜字稽仲侍中耆孫也少喜言兵以蔭為蘭州錄
事參軍州本漢金城郡地最極邊恃河為固每歲河冰
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
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既殆矣有地曰大都者

介五路間羗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議所向每一至則五路皆悚叔夜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訖得之建為西安州自是蘭無羗患知襄城陳留縣蔣之奇薦之易禮賓副使通事舍人知安肅軍言者謂太優還故官獻所為文知舒海秦三州大觀中為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復獻文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宴射首中的遼人歎詫求觀所引弓以無故事拒不與還圖其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為五篇上之從弟克公

彈蔡京京遷怒叔夜撫司存微過貶監西安草場久之
召為祕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時吏惰不虔凡命
令之出於門下者預列銜使書名而徐填其事謂之空
黃叔夜極陳革其弊進禮部侍郎又為京所忌以徽猷
閣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
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刼鉅
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
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

聞之皆無關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士徙濟南府山東羣盜猝至叔夜度力不敵謂僚吏曰若束手以俟援兵民無噍類當以計緩之使近三日吾事濟矣乃取舊赦賊文俾郵卒傳至郡盜聞果小懈叔夜會飲譙門示以閒暇遣吏諭以恩旨盜狐疑相持至暮未決叔夜發卒五十人乘其惰擊之盜奔潰追斬數千級以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歸路不報徙

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
札趣入衛即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
三萬人翌日上道至尉氏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十一
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方
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
加延康殿學士閏月帝登城叔夜陳兵玉津園鎧甲光
明拜舞城下帝益喜進資政殿學士令以兵入城俄簽
書樞密院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

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
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
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
再拜衆皆哭帝回首字之曰稽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
叔夜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
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
北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既次白溝馭者曰進界河矣
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

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

聶昌字幸遠撫州臨川人始繇太學上舍釋褐為相州
教授用蔡攸薦召除祕書郎擢右司員外郎時三省大
吏階官視卿監者立都司上昌以名分未正極論之詔
自今至朝請大夫止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使還為
太府卿戶部侍郎改開封尹復為戶部昌本厚王黼既
而從蔡京為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謫崇信
軍節度副使安置衡州欽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

行為可助已自散地授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道拜
兵部侍郎進戶部尚書領開封府昌遇事奮然不顧敢
誅殺敏度不為用始憚之引唐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遺
呂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撾鼓伏闕
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
顧昌俾出諭旨即相率聽命王時雍欲寘東等獄昌力
言不可乃止昌再尹京惡少年怙亂晝為盜入官民家
攘金帛且去輒自縛黨中三兩輩聲言擒盜持伏部走

委巷乃釋縛分所掠而去人不奠居昌悲彈治正法而縱博奕不之問或謂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懈其謀是正所以禁其為非爾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入謝即陳扞敵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

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會金人再議和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耿南仲及昌往昌言兩河之人忠義勇勁萬一不從必為所執死不瞑目矣儻和議不遂臣當分遣官屬促勤王之師入衛許之行次永安與金將粘罕遇其從者稱閤門舍人止昌徹繖令用膀子贊名引見昌不可爭辯移時卒以客禮見昌往河東至絳絳人閉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鈐轄趙子

清麾衆害昌抉其目而嚙之年四十九建炎四年始贈
觀文殿大學士諡曰忠愍父用之年九十以憂死昌為
人疎雋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王黼之死
昌實遣客刺之棄屍道旁遂附耿南仲取顯位左右其
說以誤國卒至禍變而身亦不免焉

論曰何臬孫傳聶昌皆疎俊之士而器質窳薄使當重
任於艱難之秋宋事蓋可知矣欽宗之再詣金營臬實
誤之一死不足償也傳匿太子之謀甚疎昌河東之行

尤謬效死弗當徒傷勇爾過庭因方臘之亂乞誅蔡京
王黼朱勔以謝天下庶幾有敢諫之風焉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崇寧初由衛尉主簿遷祠
部員外郎資閱淺為掌制者所議蔡京主之乃止俄徙
吏部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屬疾不能朝改顯謨閣待
制提舉崇福宮疾愈拜給事中殿中監為翰林學士河
北諸帥以繕城訖役降獎詔有中貴人為之地將繼此
策賞閣言此牧伯常職若獎之恐開邀功生事之路徼

宗曰卿言是也格不下嘗夜盛寒草制藁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為寵京免相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適拔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浙部和買絹杭獨居十三戶有至數百匹者閣請均之他郡杭久闕守閣經理有叙去惡少年之為人害者州以理聞召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為學士上日特賜勅詔且有意大用未幾卒年四十六閣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辭日乞自領花石綱事應奉由是滋熾云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發運使呂溫卿以不法聞近受詔鞫治哲宗諭之曰此出朕命卿母畏惠卿對曰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也溫卿謾不肯置對近言溫卿所坐明白儻聽其蔓詞懼為株連者累詔以衆證定其罪提舉河北東路常平西路刑獄入為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以集賢殿修撰知瀛州遼使為夏人請命而宿兵以臨我近請亦出秦甲戌北道伐其謀邊人呂懺兒入瓦橋為盜吏執之遼

人因略宋民為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一偷之得失不足為輕重釋之便滄民漁於海遼卒利其饒而私舉網取魚守兵與之鬪斬級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或言所殺乃平人宜論如律議弗決近言邊人貪利喜功遂賞之則為國起怨然彼挾兵涉吾地謂之非盜可乎如罪以擅興他日將誰使禦敵願兩置賞刑略而不問從之出鎮高陽八年累加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知太原府以疾提舉洞霄宮先承詔買馬三千給牧

戶近悉歛諸民而不予直為御史所劾失學士二年而復之卒年六十五

鄭僅字彥能徐州彭城人第進士為大名府司戶參軍留守文彥博以為材部使者檄往他郡彥博曰如鄭參軍詎可令數出奏改司法遷冠氏令河決府西檄夜下調夫急僅方閱保甲盡籍即行先他邑至決遂塞使者怒劾之留守王拱辰爭於朝曰微冠氏城民魚矣猶坐罰金時河朔饑盜起獨冠氏無之且不入境他邑獲盜

詰治之盜因言鄭冠氏仁故相戒不犯爾知福昌縣復
值歲饑悉意振貸民不流亡當第賞不肯自列提舉京
東常平入為戶部員外郎至太府卿加直龍圖閣為陝
西都轉運使論餽餉河湟功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
制僅請籍閒田為官莊是歲鎮戎德順收穀十餘萬會
西寧高永年戰沒熙河帥臣歸咎官莊奪屬羗地致其
怨畔詔罷之議者以為惜改知寧州諸軍多殺老弱持
首要賞僅下令非彊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羗

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
時諸路爭進討奏捷僅獨保境不生事寇一不犯徙秦
州復為都轉運使召拜戸部侍郎改吏部侍郎知秦州
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
諡曰修敏子望之自有傳

宇文昌齡字伯修成都雙流人進士甲科調榮州推官
熊本經制梓夔辟幹當公事凡攻討招襲建南平諸城
砦皆出其畫遷大理丞本歸闕言其功擢提舉秦鳳路

常平改兩浙神宗患司農圖籍不肅選官釐整昌齡以
使夔路入辭留為寺主簿遂拜監察御史廊延帥奏所
部劉紹能與西羌通將為患帝察其不然命昌齡即廊
州鞠之果妄也昌齡因請深戒守臣毋生事徼賞以靖
邊人之心使還賜五品服尚書省建以為比部員外郎
時官曹更新統紀未立昌齡悉力從事雖抵暮亦程吏
不止具所立綱要請於朝而行之三司故吏狃玩弛多
不便思有以中之擿邏卒糾其宿直遣小吏取衾服事

大臣欲論以私役帝以職事修飭釋不問改吏部員外郎出京西轉運副使召為左司員外郎送遼使至雄州當宴從者不待揖而坐昌齡誚其使曰兩朝聘好百年矣入境置宴非但今日揖而後坐此禮渠可闕邪使者陽若不服而心悟其非卒成禮去遷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

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
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園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
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改直祕閣
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鄧鄆青三州徽宗立召為刑部
侍郎徙戶部侍郎陝西餽芻糧於邊舊制令內郡轉給
為民病昌齡建言止輸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費助邊糴
從之歲省糴價五百萬公私便之以實文閣待制知開
封府後為戶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年六十五詔為

封傳護送歸官給其葬費子常

常字權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詔以訪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藝祖取蜀輿地圖觀之畫大渡為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今若於河外建城立邑虜情攜貳邊隙寔開非中國之福也尋提舉成都路茶馬自熙豐以來歲入馬蕃多至崇觀間其法始壞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吏緣為姦市馬裁十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常盡革其弊馬遂溢

額加直祕閣改知夔州進祕閣修撰官累中大夫卒

許幾字先之信州貴溪人少以諸生謁韓琦於魏琦勉
入太學擢第調高安樂平主簿知南陵縣還民之託僧
尼為姦者數百人提舉京西常平為開封府推官進至
將作監吏與匠比為姦欺凡斲削塗墍丹牖之工當以
次用而始役即槩給其廩費亡藝而患不均幾逆為之
程費省工倍再遷太僕卿戶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
鄆州梁山濼多盜皆漁者窟穴也幾籍十人為保使晨

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幾有吏幹善理財由是四入戶部至尚書嘗以搖泉布法罷又以治染院事失實知婺州進樞密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成德軍知太原府張商英裁損吏祿幾預其議貶永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夫卒

程之邵字懿叔眉州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邵以父蔭為新繁主簿熙寧更募役法常平使者欲槩州縣民力以羨乏相補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遺意

當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豈宜以此邑助他邑哉
使者愧服辟之邵為屬聽其所為熊本察訪蜀道歸語
諸朝曰役法初行成都路為最詳之邵力也詔召見成
都守趙抃奏留之入為三司磨勘官得隱匿數十萬緡
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鹽還除廣東轉運判官元祐
初提舉利梓路常平周輔得罪亦罷知祥符縣俄知泗
州為夔路轉運判官夔守疆很不奉法劾正其罪大寧
井鹽為利博前議者輒儲其半供公上餘鬻於民使先

輸錢鹽不足給民以病告之邵盡發所儲與之商賈既通關征增數倍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草黎州買馬之弊歲以仲秋為市市四月止以羨茶入熙秦易戰騎得良馬益多知鳳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紿曰遺火有主藏吏殺四婢人無知者之邵發擿岐人傳誦徙鄭州元符中復主管茶馬市馬至萬匹得茶課四百萬緡童貫用師熙岷不俟報運茶往博糴發錢二十萬億佐用度連加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進秩為熙河

都轉運使秦鳳出師命之經制即言已備十萬騎可食
三百日矣徽宗喜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之邵攝師
事屯兵行邊境解去俄得疾卒方錄功轉大中大夫不
及拜贈龍圖閣直學士官護喪歸子唐至寶文閣學士
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安石進士
高第元豐中為國子直講以虞蕃訟失官哲宗即位詣
訴理所得直為國子丞太常博士方議祀北郊原曰合
祭非理也天子父天母地既不為寒而廢祠其可為暑

而輒行此漢儒陋說爾願亟正之加祕閣校理充徐王
府記室出為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入
對帝問曰卿歷徐邸官何為補外得非大臣私意乎對
曰臣出使鄉部獲知民間事宜臣素知如是不知其因
也旋兼侍講遷祕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為曾
布所重安惇論其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徽
宗初入為祕書監進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皆執政姻
戚悉舉駁之又論郝隨得罪不得居京師鄧洵武不宜

再入史院朝論謂帝為哲宗服當循開寶故事為齊衰期原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主議者斥其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州還朝歷兵工部二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為亳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初王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抹不少衰光嘆曰王氏習氣尚爾邪為司業時請以安

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子雲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一時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即不忘劉沆薦茂才異等辭疾不應命用父任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為國子直講以母老辭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解衣握手延與語召對延和殿進光祿丞

知陽武縣京官謁尹故事當拜庭下公度疑尹辱已徑詣安石訴之安石使鄧綰薦為御史未幾為崇文校書刪定三司令式於是誦言京官庭謁尹非宜安石為下編敕所更其制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為耻請知海州元祐紹聖之間歷兵禮部郎中國子司業除祕書少監起

居郎皆辭不受知潁潤宣通四州以直龍圖閣卒

蒲昌字君錫閬州人母任知書里中號任五經自幼以
開敏聞中進士第歷利州司戶參軍三泉主簿知合江
金水縣通判文州有獻議者欲開文州徑路達陝西自
言洮岷積石至文為甚邇自文出江油鄧艾取蜀故道
也異時鬼章欲從此窺蜀為其阻隘而止夏人志此久
矣可為之通道乎議遂塞為睦親宅教授提舉湖北京
西常平崇寧均田轉運使以用不足將度費以定稅自

曰詔旨所以嘉惠元元爾初不在增賦也宛穰地廣沃國初募民墾田得為世業令人毋輒訴蓋百年矣好訟者稍以易佃法搖之自一切禁止有持獻於權貴而降中旨給賜者自言地盈千頃戶且數百傳子至孫久一旦改隸衆將不安先朝明詔具在不可易也朝廷是其議提點湖南刑獄知鼎遼隴寧四州復提舉漳州路刑獄有議權酤於瀘叙間云歲可得錢二十萬自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故弛其權禁以惠安邊人今之所行

未見其利乃止累官中大夫卒年七十二

論曰傳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單觀二張之理郡鄭
僅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便邊糶革馬政許幾程之邵之
經制財運蒲白之議稅權皆有可稱道若閣之固寵於
花石而龔原崔公度主王氏學以諂事安石則縉紳所
不齒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五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三

沈銖

弟錫

路昌衡

謝文瓘

陸蘊

黃寔

姚祐

樓昇

沈積中

李伯宗

汪澥

何常

葉祖洽

時彥

霍端友

俞梈

蔡蘄

沈銖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季長王安石妹婿也銖少從安石學進士高第至國子直講季長領監事改審官主簿坐虞蕃事免歸元祐置訴理所被罪者爭自列銖獨不言紹聖初起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崇政殿說書受旨同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以進講爲解拜右司諫辭改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吳居厚除戶部尚書銖論其使京東時聚斂詔其實狀不能對罰金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哲宗屢

首肯之真拜中書舍人兼侍講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弟錫

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爲鄂州司戶參軍崇寧初爲講議司檢討蔡京方銓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曰遠方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惡若槩罪之恐非敦世厲俗之道京不從除衛尉丞遷祠部員外郎提點江東刑獄知婺州入爲左司員外郎兼定嘉二王侍講進太常少卿拜兵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張懷素誅

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往以誣告興獄錫至郡
有告者按之則妄也具疏于朝由是他郡繫者皆得釋
歷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路昌衡字持正開封祥符人起進士至太常博士參鞠
陳世儒獄逮治苛峻至士大夫及命婦皆不免遷右司
員外郎歷江淮發運陝西轉運副使知廣州徙荆南又
徙潭州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紹聖中召爲衛尉大理卿
遷工部侍郎俄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李清臣有狂

婦人之訴昌衡致之重辟出知瀛州徙永興軍進直學士知成都徽宗立應詔上書曰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陰之過盛自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災異之變生於天地之不和起於人心之怨望故妖星出見大河橫決秋雨霖淫諸路饑饉殍死道路妻子棄捐破析貲儲以應星火之令勤勞憔悴多不生還人心如此而欲其無怨難矣俄坐清臣獄事責司農少卿分司居郢州明年起爲滁州定州

復直學士知開封府乞嚴告捕虛妄之法以靖訐訴徙
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
龍圖閣學士

謝天權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豐中
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受其
虐培克聚歛不勝多門其不急之征非理之取宜罷減
之大臣以為訕朝廷議置之罪神宗曰彼謂奉法者非
其人爾匪訕也哲宗時御史中丞黃履薦為主簿三年

不詣執政府召對除祕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紹
聖末都水使者議建廣缺武四埽石岸朝廷命先治岸
數十步以驗其可否黃流湍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
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說愈力文瓘條別利害罷其役徽
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詔修神宗寶訓文瓘請擇當
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進然所論率
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
黨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遼主洪基殂使往弔之令從

者變服而入貶秩二等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
坐元豐上疏及嘗詔呂公著書再調邵武軍移處州帝
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廼以爲集英殿修
撰知濟州卒子旣宣和中爲駕部員外郎知汝州欽宗
時上封事十篇論事切至使于金還提點京西北路刑
獄金人犯汝州旣自襄陽領兵往援之戰死

陸蘊字敦信福州侯官人少知名登進士第爲太學春
秋博士經廢員省改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崇寧中提

舉河北兩浙學事召對言元祐異意俗學既不爲我用
近詔不以使一路而猶得為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拜
禮部員外郎轉吏部遷辟雍司業太常少卿議原廟不
合黜知瑞金縣還為太常進國子祭酒中書舍人請葺
諸州天慶觀立學事司考課法遷大司成擢御史中丞
引門下侍郎余深親嫌自列徽宗曰相避之法防有司
不能盡公爾侍從吾所信任豈得下同庶僚乎不許蘊
頗論事嘗言御筆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違非所以重命

令輔相大臣宦官戚里賜第營築縱撤民居縣官市材
於民而不予直貴游子弟以從官領開局奉朝請為員
衆多無益於事又賜予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
私室乖尊卑之分亦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以龍
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時弟藻由列曹侍郎出為泉
州過蘊合樂燕欸閩人以為盛事加顯謨閣直學士引
疾提舉鴻慶宮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蘊聞命
就道使者劾為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修撰卒

黃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司農主簿積官提舉
京西淮東常平元豐末議罷提舉官命未布寔舅章惇
屬蔡確徙寔提點開封封縣鎮遷提點梓州路兩浙刑獄
京東河北轉運副使哲宗以寔為監司久議召用曾布
陰沮之林希曰寔兩女皆嫁蘇軾子所為不正不宜用
乃以知陝州為江淮發運副使賀遼主登位及境遼者
移牒來稱為賀登寶位使寔報以受命無寶字拒不受
還除太僕卿再擢寶文閣待制知瀛州徙定州朝旨籍

民兵旁郡因緣擾困寔懷檄不下而畫利害請之事得寢卒于官贈龍圖閣直學士寔孝友敦睦世稱其內行蘇轍在陳與寔游因結昏其後又與軾友善紹聖黨禍起寔以章惇甥故獲免然亦不得久於朝著焉

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射賦帝大悅留為右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議置輔郡以拱大畿進殿中監六尚局官制成凡所以

享上率屬察舉稽違殿最勤惰之法皆祐裁定以親老
請郡授顯謨閣待制知江寧府時召捕張懷素祐追獲
之復為殿中監踰歲以直學士知鄭州改秦州或請調
熙河弓箭士徙邊以省更戍祐謂人情懷土重遷丐以
二年為更發之期滿歲樂業而願留者乃聽且請擇熙
秦富民分丁授地蠲役借糧以勸耕植益廣秦之東西
川建城壁嚴保障以控熙河涇原皆從之復為殿中監
改吏部侍郎命鎮蜀用母老辭遷工部尚書加龍圖閣

學士為大名尹進延康殿學士復為工部尚書徙禮部
母喪除知太原府縣有小胥造冢逼其先墓者祐疑為
厭已請解官持服先是詔許祐悉買墓旁地遂併徙他
冢小胥不從故祐持以為說言者論其挾仇要君乃止
以提舉上清寶籙宮卒贈特進諡曰文僖

樓异字試可明州奉化人進士高第調汾州司理參軍
徙永興虞策幕府監在京文繡院知大宗正丞遷度支
員外郎以養親求知泗州復為吏部右司員外郎左司

郎中太府鴻臚卿除直祕閣知秀州政和末知隨州入
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勑百舟應使者之須以遵元
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墾而為田收其租可以給用徽宗
納其說改知明州賜金紫出內帑緡錢六萬為造舟費
治湖田七百二十頃歲得穀三萬六千加直龍圖閣祕
閣修撰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水灌溉為利甚廣往者
為民邑侵畀令盡泄之墾田自是苦旱鄉人怨之在郡
五年既請溫之船官自隸以便役又請越台之鹽以佐

費詔責之曰郡自有鹽筴不能興而欲東取諸台西取諸越斯乃以鄰國為壑也睦寇起善理城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為辟雍正戶部員外郎至祕閣修撰河北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知河間真定府積中本王黼所引拔黼方圖燕地使覘邊隙中書舍人程振語之曰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感其戒至鎮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師敗於

白溝童貫還罷積中提舉上清寶籙宮既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未行而卒或曰爲盜所殺或曰婢殺之終亦不能明也貫惡其曩言追削官職建炎中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知內丘咸陽太康縣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吏苟簡懷異者指熟爲災而貪進幸賞者掩災爲熟望深察其違戾而寘諸罰括縣壯丁爲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

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
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有訴者陳牒至八百七十左遷
通判相州提舉白波輦運提點江淮坑冶鑄錢入為將
作少監開封民有驚神祠故帽飭以龍者吏以為乘輿
服御伯宗曰此無他當坐不應為爾尹不從具以請如
伯宗議歷大理卿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
輕法重者不得焉恐非仁聖忠恕之意徽宗納之遷刑
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用胥吏微過罷提舉崇福宮明

年知同州徙陝西都轉運使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卒贈光祿大夫諡曰榮

汪澥字仲容宣州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安石著三經義傳澥與其議又首傳其說熙寧太學成分錄學政登進士第調鼎州司理參軍知黟縣入爲太學正累遷國子祭酒兼定嘉二王翊善擢中書舍人爲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改潁昌又改陳壽二州徙應天府上章辭行提舉崇福宮卒贈宣奉

大夫澥自布衣錄天子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于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中進士第爲開封府兵曹紹聖初或言蘇軾主文柄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其間出通判原州歷將作丞陝西轉運判官熙河轉運副使議者欲貸民金帛而使入粟塞下常曰車牛轉輸民力已病然未至於死亡者粟自官出而民無害也今彊以金帛使自入粟懼非貧弱之利熙帥及監軍劾之貶秩徙成

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今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奏
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
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
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修撰爲使徙陝西以顯謨
閣待制知秦州轉通議大夫諫告夏人多築堡柵朝議
出兵牽制常言羌人生長射獵今困於版築違所長用
所短可以拱手待其弊無煩有爲也從之鎮秦六歲察
訪方邵劾其越法貨酒借米麴於官而毀其厯獄具責

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復其官終右文殿修撰年七十
三

論曰西漢之末士大夫阿諛銷悞遂底于亡東都諸賢
以風節相尚激成黨禍宋元祐類東都崇宣類西漢末
世蓋忠鯁獲罪則相習容悅而已君驕臣諂此邦之所
繇喪也觀沈銖諸人徒徇時軒輊不能爲有亡惡足以
言士哉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

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僉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檢院由國子丞知湖州留為校書郎元祐初歷職方兵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進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訛及宗廟祖洽自辦事下從官定議蘇軾劉攽言祖洽謂祖宗紀綱法度因循苟簡願朝廷與大臣合謀而新之可以為議論乖謬若謂之訛則不可於是但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入為左司郎中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祖洽性很愎

喜欲附密言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烈婦人之堯舜也其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若以珪為無迹則黃腹劉拯相繼論之矣願稽合羣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著獲終牖下恩禮隆縟蔡確受遺定策而貶死嶺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林希薦祖洽謂其最向正帝言不可大用乃已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徙洪州以牟利黷貨聞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為小訓狐布用事欲以

吏部侍郎召韓忠彥不可白爲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爲吏部布罷乃出知定州且行大言於上至云當時蔡確稍失事幾王珪果遂姦謀則神宗遂失正統不知今日神器孰歸臣爲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提舉沖佑觀自是不復用久之知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卒

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簽書穎昌判官入爲祕

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紹聖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
失職坐廢旋復校理提點河東刑獄蹇序辰使遼還又
坐前受賜增拜隱不言復停官徽宗立召為吏部員外
郎擢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以直龍圖閣為河東轉運
使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未行拜吏部侍郎徙戶部為
開封尹異時都城苦多盜捕得則皆亡卒吏憚於移問
往往畧之彥始請一以公憑為驗否則拘繫之以俟報
坊邑少安獄屢空數月遷工部尚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常州武進人徽宗即位策進士第一授
宣義郎不閱月擢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起居郎
中書舍人服金紫故事唯服黑角帶帝顧見之曰給事
舍人等爾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犀帶佩魚進給事中
大司成禮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
外侍從更出迭入以奉禁闥殿大邦伴天下之勢如持
衡庶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即請補郡廼以顯謨閣待
制知平江改陳州爲政以寬聞不立聲威陳地汙下久

雨則積潦時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端
友請益開二百里徹于淮自是水患遂去內侍石燾傳
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不可疏罷之復以禮部召轉
吏部官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俞臬字祇若江寧人崇寧四年以上舍生賜進士第簽
書鎮南軍判官未赴爲辟雍博士祕書省正字吏部員
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記室擢中書舍人居三月
進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建議罷增石炭場臬駁其

非除顯謨閣待制知蔡州明日復留踰年竟出爲襄州
還拜給事中上言學校三代之學也然崇寧四年以前
議者以爲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爲是
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望者無定說爾必使
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爲
得言頗見行蔡京再相憾向所用士多畔已葉夢得言
梟獨否遂拜御史中丞陳士鳳六弊又發戶部尚書劉
炳爲舉子時陰事京方倚炳爲腹心戾其意改梟翰林

學士遷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石公弼在
襄州以論衙前事謫言者謂臬寔倡之罷提舉崇禧觀
竟以毀紹聖法貶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太平州行未
至復述古殿直學士知寧江府

蔡薺字久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
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
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
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

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即除祕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旋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叙族屬尊爲叔父京命攸修等出見疑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疑不肯書言者論其不能推廣上恩使歲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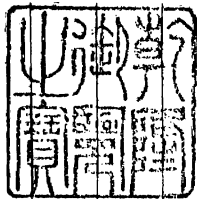
獲罪之人得以洗濯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始疑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瓘以絕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疑復入爲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忭治瓘幾不免事具瓘傳御史毛注言陛下修善政以應天斥大姦以定國而疑巧言惑衆造爲釁端疏入不報范柔中者頃以上書入邪等至是進階疑言柔中嘗毀神考哲宗有弗共

戴天之讐自今春黨人復官士論駭愕有致疑於紹述者乞削其叙遷昭示好惡從之張商英作相常安民與之書激使爲善疑弟萊剽其藁示疑即論之以搖商英疑遷翰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疑先一路奏辦下詔褒獎召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嘗陰附權倖事覺徽宗令入對將面詰之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御史言疑游太學則挾詭計以鉗諸生居侍從則挾私事以脅宰輔處門下則借國

法以快私忿爲郡守則妄尊大而蔑監司召自金陵偃
然以丞轄自處既升宗伯乃懷不滿之心宜重寘諸罰
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
士再知杭州爲政喜怒徇情任刑大慘方臘亂後西北
戍卒代歸人得犒絹蕤禁民與爲市乃下其直彊取之
卒怒乘蕤夜飲客縱火焚州治湏其出救殺之蕤知事
勢洶洶踰垣走僅得免詔奪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
制卒

論曰自太宗歲設大科致多士居首選者躡取華要有
不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爲時名臣治平更三歲
之制繼以王安石改新法士習始變哲徽紹述尚王氏
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時相意擢第一自
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熙寧
而後訖於宣和首選十八人唯何臬馬涓與此五人
有傳然時彥端友齷齪祖洽俞臬蔡疑儉邪小人繇王氏
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潰爛漫并邦家而覆之如是其

惜焉此孟子所以必辯邪說正人心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四